

ZUOJIA
YANJIU
WENCONG

作家研究文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9

朱自强 著

儿童文学论

ERTONG
WENXUE LUN

《作家研究文丛》

主 编:严家炎

副 主 编:杨自俭

执行主编:李 扬

第 9 辑

ERTONG WENXUE LUN
儿 童 文 学 论

朱自强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 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童文学论/朱自强著.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5. 12

(作家研究文丛/严家炎主编)

ISBN 7-81067-715-2

I. 儿… II. 朱… III. 儿童文学—文学研究—世界 IV. I10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3802 号

儿童文学论

朱自强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鱼山路 5 号 邮政编码 266003

网 址 <http://www2.ouc.edu.cn/cbs>

电子信箱 hdcbs@ouc.edu.cn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 82032644(传真)

责任编辑 张 华 电 话 0532-82032846

印 制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mm×1 168 mm 1/32

印 张 21.125

字 数 530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朱自强，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儿童
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
是大阪国际儿童文学馆客
座研究员，东京东艺大学、
大阪教育大学访问学者。
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儿童
文化、语文教育研究。出
版学术著作《儿童文学的
本质》、《中国儿童文学
与现代化进程》、《小学
语文文学教育》、《日本
儿童文学面面观》等，用
中文、日文发表论文一百
多篇，有译著多种。

作家研究文丛

◇王蒙作品评论集萃

◇走近王蒙

◇王蒙年谱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

◇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

◇儿童文学新视野

◇现代性视野中的张恨水小说

◇小说儿童

◇儿童文学论

ISBN 7-81067-715-2



9 787810 677158 >

《作家研究文丛》

顾问委员会

主任委员 王 蒙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蒙 朱 虹 朱德发

严家炎 何西来 柳鸣九

黄维樑 童庆炳

编 委 会

主 编 严家炎

副 主 编 杨自俭

执行主编 李 扬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云 刘润芳 李 扬

杨 栋 杨自俭 张胜冰

崔建飞

朱自强教授(序)

八十年代初,我和朱自强都在北师大研修儿童文学。我是单独一个人,他属于一个班级,所以没有什么接触。我们的真正认识、交流、乃至成为很好的朋友,是在九十年代以后,是在这些年里。在这些年之前和这些年当中,我们彼此读到对方的创作或是研究,尤其是他,对我的写作十分留意和关怀,总有评价和鼓励。他研究儿童文学是很学者化的,为自己构造了一个很纯粹的状态,阅读、思考,把属于自己的认识真实、完整地表达出来。这和他生活在长春那样一个比较远离中心城市有一点关系,但更主要的是他自己的生活和研究姿态。他把自己放在事情的距离之外,这反倒使他更加看得清那些事情。热闹有时是会很表面和肤浅的,站在冷清的位置上,倒恰好又可能正是站在了事情和思想的前沿。1990年,我读到他的《新时期少年小说的误区》时,心里就闪过过这样的感慨。他的那个批评,不说我们这些当时的前沿人物都没有那样的精神,首先是我们都没有那样的思想。整个八十年代的儿童文学热热闹闹,莺歌燕舞,形势一天比一天好,我们就没有想到要去推敲写作中可能的失误。我们那时也是举着批评的旗帜的,但是只朝着明显陈旧的命题和观念挥动,而对于新的,敏感就显得差了。我不说别人,只说自己,整个的八十年代,就完全没有想过,作为儿童文学作家,我的写作,我的那些成果里,有些什么是可以批评和修改的,是可以颠覆和毁去的;有些什么倒又真的值得坚持,合乎儿童文学方向。没有想这些。

《新时期少年小说的误区》写于1990年4月,我见到是10月份。那时候,一个规模很大的儿童文学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在宾馆的大厅里,在房间里,乃至电梯里,都有人在说这篇文章。宾馆在我所在的大学边上,叫上海教育国际交流中心,我就跑去学校的图书馆,把文章复印了来。

文章尖锐。批评和探讨都围绕着儿童性进行。围绕着儿童文学应该的面貌和写法。那时候,强调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已经有很长时间,这使儿童文学作为文学达到了有史以来最活跃和丰富的程度。但是只强调文学性,而不是同时执意地追求儿童性,那么儿童文学可能成为真正的儿童文学吗?朱自强关心这一点。“在儿童文学大系统里强调文学性,而在文学大系统里强调儿童性,”这是他那时很明确的理论表述,也是他那时已经看清楚的路。他把这两个方面看作是互为前提,互为基础。儿童文学如果不是文学,那么儿童文学还怎么叫文学?儿童文学如果没有儿童性,那么儿童文学又怎么叫儿童文学?因而最正确的表述就是:“儿童文学就是儿童的文学。”

他的批评是选择了具体作家来进行的。这是他的不易之处,也使他的批评显出孤单。朱自强对于这种孤单的清晰记忆没有使他在后来放弃批评,但是显然“策略”和婉转多了。作为一个批评家,这究竟是一种成熟还是一种无奈,或者说,成熟在很多时候正是由无奈之类的原因养成。那个孩子说皇帝没有穿衣服,那个孩子长大了,还会说吗?我们都毫无疑问地欣赏着那个无牵无挂的孩子,可是我们都有牵有挂,所以就不可能句句诚实。我也是经常不诚实的。

朱自强是一个非常重视文本的批评家、理论家,他不空说。他肯定或者否定,探讨原理或者方式,一定是把文本铺开了,例子在手,才开始进行。他在意和擅长分析作品,讲情节,不放过细节,解构作者的用心,如果否定叙事的角度,那么会提出新的进入,考察

人物心理和行为的可靠性,如果是不可靠和生硬、做作的,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他是真真实实把作家的创作读得熟了,才来认真真做他评论家的事的;他是认认真真把一部书读得熟了,才提取书里的智慧或是弊端来推论逻辑、证实原理。他真是一个遵守技术和规矩的人。

朱自强在《误区》里说,什么是儿童文学的本质,我们过去没能很好地交出答案。他的“过去”应该是指我国儿童文学的历史。他后来就写出了《儿童文学的本质》。这是一本20多万字的学术书,上海少儿社出版。它很完整地表达了他对儿童文学的认识,对儿童的认识,对儿童文学作家的认识。这是三位一体的三个方面,相互牵涉,互为因果。这是一本阅读起来可以兴致勃勃的书,对于研习、写作儿童文学的人,你可以读到通常教程里根本没有的思想、见解、引例、阐述。

我们不可能每一天都在讲人家从来没有讲过的话题,每天都在讲人家没有讲过的话题那要几个脑袋?那要怎样的思想力?或者说,那让我们怎么做人?儿童文学也好,别的什么领域也好,很多话题其实都是别人接触过的,论述过的。没有接触过、论述过的,未必让人家喜欢听;接触过、论述过的,也未必就没有吸引力。这很取决于阐述。阐述得没有魅力就害了话题、害了课程、害了专业、害了领域、害了儿童文学。我们可能弄明白了儿童文学的魅力,我们还要设法把他儿童文学的魅力阐述得有魅力。如果是上课,这将影响听讲的人是被迷住了走了进来,还是失望得扬长离去。《儿童文学的本质》可以让人读得兴致勃勃,重要的原因就是它阐述的魅力。这是我国儿童文学理论中很成功很重要的一部著作,我是四处推荐,我的研究生们人手一本。

朱自强成熟的儿童文学观,和他几次去日本进修、研习儿童文学有重要关系。和他很长的时间里重视研读儿童文学经典有重要关系。这两个原因可能是决定性的。日本是一个儿童文学很成熟

的国家。儿童文学“古典”和现代的经典,表现的是人类儿童文学优秀的水准和至上的境界。能够去丹麦、英国、法国、德国……的总是少数,不去日本也未尝不可,可是写作、研习儿童文学的一切同志,不把儿童文学的经典当作文头书,当成必修课,当成必须面对的文本和经验,那就很难走通脚下的路。你以为走通了,但实际上那可能是另一条路,或者并不是什么路。脚下本无路,走着走着就有路了,这是不错的。但是方向要对头,方向不对头,目的地在南面,你是往北面走的,那也能走到吗?走不到,路是走了出来,但是这条路对你走往那个方向、那个目标是有用的吗?没有用,那么叫什么路?

方向对的路,成功的写作里有,儿童文学“古典”和现代的经典里有。

朱自强以人类的这些公认的成功和经典,推敲着、论证着、描述着、刻画着儿童文学的本质。他把这件事做得津津有味,写下的每一行字里热情满怀,每当他完整地举一个经典的例子的时候,就会流露出得意的气息,好像它们和他有什么关系似的,其实没有关系,只是他读到了,那么喜欢,这也正好证明了经典的魅力。

朱自强是我国第一个以儿童文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儿童文学学者,并且也已经是儿童文学的博士生导师。他今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是他承袭着这些年的扎实研究和认识积累的又一个很硕厚的成果。资料丰富,思想丰富。资料是客观的,可是需要思想去整理、推敲和识辨;思想是主体的,但是资料可以触动、拂掠和推进。学术人的智慧是不是充沛,这两者结合之后的亮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在阅读《进程》的时候和在阅读《本质》的时候一样,都有一种佩服的心情:朱自强这两个方面是双健的。二十年的时间二十年的努力已水到渠成地给了他一个大气和潇洒的理论形象。也是在这阅读的时候,我还想到,我国的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应该说已经成熟了。几代人的相继努力,终于在今

天,开始更为科学和完善。

2001年9月10日

今天是教师节。正好以上述文字祝贺我们自己。在那最初的研究和北京校园的日子里,我们准备了把儿童文学当成一生的事情了吗?可是现在我们却是在用一生的热情做着。祝贺儿童文学教授朱自强,也祝贺儿童文学教授梅子涵。

自强请我为他的珍贵的文集作序,我想起2002年第1期的《中国儿童文学》“今日批评家”专栏介绍他时,我曾专门写了《朱自强教授》一文,表达过我对他的理论研究和批评的由衷评价,现在把它拿来,是为文集的序。

梅子涵

2005年12月12日

(原载于《中国儿童文学》2002年第1期。本序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童年和儿童文学消逝以后……

(代自序)

儿童文学的本质不是先天给定的,而是历史生成的。儿童文学的本质蕴藏于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中,生成于自身不断变革更新之中。基于这一认识,我在五年前写作《儿童文学的本质》一书的“结语”时说道:“动态发展的儿童文学仍然处在建构自身本质的路途之上。只要儿童的本质是一个不断建构的动态的过程,儿童文学的本质也就是一种暂时的、后延的、有待发生的东西,因而对儿童文学的本质的阐释就永无止境,永无结束。”坦率地讲,当时我还没有认真思考儿童文学的消逝问题。虽然早在1988年,我就在日本学者本田和子撰写的被称为“儿童书籍解体学”的《儿童这一主题》一书中,了解到作者怀着儿童文学将走向终结的预感,在1990年读到了美国记者玛丽·雯的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反响的《失去儿童时代的孩子们》一书,并且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残酷的应试教育对儿童时代的剥夺问题,但是,我当时仍然认为,只要儿童存在,儿童文学就不会消失。

1997年底,我在日本读了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尼尔·鲍斯特曼于1982年出版的《儿童的消逝——对教育和文化的警告》(日文版),受到强烈震撼,因为此书无法买到便将其全部复印了下来,1998年底,又在大陆买到了台湾出版的这本书的中译本《童年的消逝》。那时,我正在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也是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作撰写准备,鲍斯特曼的这本著作(还有1990年我在日本读到的菲力浦·阿利斯的《“儿童”的诞生》

一书)对我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问题的研究影响较大。由于《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所研究的问题的性质和范围,我只借鉴了鲍斯特曼的《童年的消逝》一书的第一篇“童年的发明”中的观点,而对第二篇“童年的消逝”所提出的问题的思考,我放在了自己的这一课题之外。

儿童研究先于儿童文学研究,这一儿童文学理论最重要的方法论,在我这里经过近好几年潜意识中的流动,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浮出意识海面,明确成为我的儿童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根基。这一方法论的建立,一方面为我指点了许多曾经缠绕不清的理论迷津,另一方面,也给我带来了新的更深的理论困惑,因为儿童研究是至难的大学问,在它面前,我经常像是一只迷途的羔羊。

儿童研究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阿喀琉斯腱”。与西方相比,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滞后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儿童研究的落后。如果追究的话,这个责任应该由整个学术社会来承担。我们既没有具有主体性的体系化的儿童美学、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哲学,也没有得到展开的关于童年的家庭学、社会学和历史学。

童年历史学对中国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尤其是儿童文学史研究将越来越重要。阿利斯的《“儿童”的诞生》、鲍斯特曼的《童年的消逝》告诉我们,“儿童”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即童年不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而是人类社会进入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后创造出的一个概念。加拿大学者培利·诺德曼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是一部充满新方法和新观念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培利·诺德曼明显借鉴了阿利斯的观点,把童年概念解释为成人意识形态中的“普遍假设”。

由于没有自己的童年历史学而又没有导入西方的童年历史学,从而建立童年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这一观念,因此,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问题上,儿童文学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中国的儿童文学确是“古已有之”,有着悠久的传统这种儿童文学史观。我注意到,

持着这种儿童文学史观的学者的儿童文学史研究一论及所谓的“古代儿童文学”，往往笔下就会出现无“史”的窘迫，为了自圆其说，只好造出了“古代的口头儿童文学”这样的概念，拉来民间文学充作儿童文学，而在评价“古代儿童文学”作品时，也会出现放弃儿童文学的现代性价值标准，而把具有明显封建思想毒素的作品作为优秀的儿童文学来称道的问题。

儿童文学不是“自在”的，而是“自为”的。面对中国儿童文学的产生这一重大文学史事件，我们不能采取对细部进行孤证的做法，即不能在这里找到了一两首适合儿童阅读，甚至儿童也许喜欢的诗，如骆宾王的《咏鹅》，在那里找到了一两篇适合儿童阅读，甚至儿童也许喜欢的小说，如蒲松龄的《促织》，就惊呼发现了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绝不是在上述那些平平常常的日子里，零零碎碎地孤立而偶然地诞生出来的。古代封建社会的“父为子纲”的儿童观对儿童的沉重压迫，使中国儿童文学这个胎儿的出生变得格外艰难，需要整个社会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来助产（正如欧洲关于“人”的真理的发现，需要启蒙运动来帮助擦亮眼睛一样），因而中国儿童文学呱呱坠地的那一天，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节日。不过，我所说的这个节日并不是生活感觉中的某一天，而是历史感觉中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儿童文学诞生的证据在整个社会随处可见：在思想领域有旧儿童观的风化，新儿童观的出现；在教育领域有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革新；在文学领域有为儿童所喜闻乐见的新的表现方法的确立；在出版领域有成批的儿童文学作品问世等等。这样一个儿童文学的诞生已成瓜熟蒂落之必然趋势的时代，只能出现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之中。

总之，与西方社会一样，在中国，如果没有童年概念的产生（或曰“假设”），儿童文学也是不会产生的。归根结底，儿童文学与人类通过儿童对自身进行的预设和“自为”有直接关系。

既然儿童文学可以随着童年概念的产生而产生，那么，它当然

也可以随着童年概念的消逝而消逝。

问题是,童年概念会消逝吗?鲍斯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就提出了令人饶有兴趣而又忧心忡忡的观点:人类的童年,正像恐龙一样,也在迈向绝迹的命运。鲍斯特曼透过敏锐的观察力,举证说明了印刷传播媒体怎样制造了童年概念,而电子传播媒体又如何正在逐渐消灭童年概念。鲍斯特曼认为,在美国现代社会,在语言、衣着、游戏、品味、兴趣、社会活动倾向、犯罪率与残暴程度等方面,儿童的行为表现与成人日趋一致,儿童与成人的分野日渐模糊,这些和传播科技的发展息息相关。不管鲍斯特曼在眼下是否列举出足以让人信服的根据,从逻辑上讲,童年作为历史的概念,它终将走向消逝。

对我这样的儿童文学研究者来说,鲍斯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所指出的问题和提出的观点是令人震惊和惶恐的。作为宣扬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的研究者,我一方面认为人的童年蕴涵着珍贵的人性价值,所谓人的发展应该立足于童年这一根基,另一方面,我信奉弗洛伊德的童年代表着压抑发生前的一个较为幸福的时期的观点,在心境上像鲁迅的小说《故乡》一样,把童年看作是人生的乐园。可以说,《童年的消逝》给我带来的是一种“失乐园”的惶恐。

海德格尔曾经借用荷尔德林的诗句——“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来阐述他的“诗首先让人的安居进入它的本质”的存在主义人生哲学。人如何能诗意地安居于大地上?在与存在主义有着渊源关系的浪漫派诗人之一的华兹华斯眼里,儿童时代就像自然中横贯天宇的彩虹一样,是一个巨大的灵魂,是人性的根本。华兹华斯曾在诗中表示,自己是一个迷途者,但是在朴素的儿童时代里找到了伟大人性扎根的根基。1997年,挪威的音乐学教授布约克沃尔德在中国出版了一本肯定令中国读者耳目一新的书:《本能的缪斯——激活潜在的艺术灵性》,在书

中,布约克沃尔德将儿童称作“本能的缪斯”,指出以儿童为代表的缪斯文化与以成人为代表的学校文化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并探讨使儿童的缪斯文化得以延续的途径。我不知道华兹华斯和布约克沃尔德这样的人,如果意识到了童年消逝的历史可能,还会不会在儿童这块田园上种植人类的希望?

儿童文学是继续存在,还是走向消逝,儿童文学是独立于成人文学之外,还是与成人文学融合,其结果如何,都取决于我们对童年概念的假设。而童年概念的假设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又受到社会生活的根本制约。我只希望童年的消逝——儿童与成人间的界线消失,是整个人类社会合理化、理想化的结果,但是,眼前发生的童年消逝的一部分现实让人感受到的却是失望和忧虑。

比如,童年正在从学校里消失。回顾童年史,学校曾经是培育童年概念的最大温床之一。童年是现代社会发现的一个概念,在这一发现的过程中,必须将成人与儿童隔离开来,学校便担当了最重要的隔离任务。我们翻看世界教育的历史,就会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较早发现童年概念的国家,比如,英国、德国、法国,都是学校教育发展迅速的国家。那时,只要有学校,童年的概念就能快速成长。日本的教育学者坂元忠芳这样概括儿童时代的确立过程:“儿童曾经在很长时期里作为缩小的成人,从属于成人的生活。儿童独立的世界没有得到承认。儿童到了六七岁,就被拉进大人的劳动中,在这里,没有发展儿童能动性的余地。但是,近代以后,儿童从参加大人的劳动这种生活中渐渐地被解放出来,通过学校接受系统的教育。如今,尤其是所谓发达诸国的儿童,可以把他们的几乎全部时间花在游戏和学习上。”^①日本的儿童文学作家古田足日也说过:“我们一直认为儿童的生活就是上学读书,放学以后,则

① [日]古田足日著:《重新审视看待儿童的目光》(日文版),偕成社1975年版,第216页。

做游戏、学习、帮家里干活。在我是孩子的时候,大人们常说‘好好学习,好好游戏’这句话,儿童自身也认为孩子就该是这样的。”^①可见,学校这一制度,与儿童时代的确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次,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不仅标志着儿童有了应该属于自己的时代,而且开始培养了儿童文学的真正读者。儿童们在学校,通过识字,获得阅读儿童文学的能力(当然,只会识字,而无想像力还并不能欣赏儿童文学),而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又通过编入教材,而获得最广泛的阅读效应。也许正因为这些原因,美国的斯洛特和麦克林冬才把儿童文学称为“小学校的文学”。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至少在中国,今天的学校反而成了消释童年概念的一大敌人。如果说过去的学校是“保护”童年时代的一个场所,今天的实行残酷的应试教育的学校则几乎单纯成了做成人的“预备”的地方。学校与家长勾结起来,为了成人的“将来”,不惜牺牲儿童的“现在”。游戏与学习再也不是并行不悖的两种生活了,大多数儿童在学习中再也享受不到乐趣,学习变成了一种受难。王朔在小说《动物凶猛》中写到:“我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这段话中显然的偏激,正是出自对扼杀童年的学校应试教育的强烈义愤。

我当然看到政府已经提出了以素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的教育国策,但是,在教育现场,素质教育只是喊一喊的口号。参与当前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王富仁教授就指出了素质教育不得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假若我们实际地考察当前中小学教学改革的情况,我们就会看到,当前中小学‘减负’的阻力并不主要来自中小学

① [日]古田足日著:《重新审视看待儿童的目光》(日文版),偕成社1975年版,第216页。